

Nouveau Roman

中国新小说

A dieu, scarabée

La carte d'identité

Le miroir

L'aigle au vol

La colère des oiseaux

再见,甲壳虫

Le temps

Le lance-pierres

育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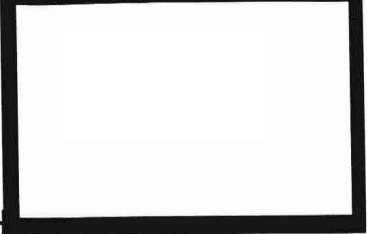
lang

Le bateau du vide

La grenouille et ses amis

La lumière du vid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再见, 甲壳虫

A dieu, scarabée

育 邦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杜鹃书系 / 育邦卷

再见,甲壳虫 / 刘毅主编;育邦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5749-X

I. ①红…②再 II. ①刘…②育 III. 小说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8287 号

再见,甲壳虫

育 邦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石家庄市华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1 千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 7-204-05749-X/I·1020

定价:20.00 元

新小说:再给一种可能

如果仅从尊重专利权的角度上来说,“新小说”一词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荣誉和利益永远都属于创造并使之发展进步的法国人。在法语中新小说的写法为 Le nouveau roman。有这样一个坚实的背景,如果还有人在“新小说”前面(法语是在后面)试图换上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其行为显然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当2000年底我决定将筹建中的网站定名为“中国新小说”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对我的这一决定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他们首先的反应是,你是不是要把网站做成“法国新小说”的汉语版?从这种反应不难看出“法国新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广泛且深切的影响力,它所取得的成绩已经使很多作家从精神上感到了畏惧,并因此而丧失了直面它的勇气。至于我提出这一口号的缘由基于以下二点考虑,一是出于对中国现有的小说水平和成绩及其混乱局面的不满,二是希望借鉴法国人的创新精神,呼唤并导引出一种独立的小说意识。这其实已经从根本上表明了我的态度。首先我从没有将自己的写作划为小说中的法国势力一方;我并不是法国文学的片面追随者,也从没打算要将自己置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代理人的角色,更没有打算今后以一种翻译的心态去写小说,小说家的良知让我不能有任何这方面的意识。我提出并倡导的“中国新小说”唯一的理由是在与时俱进的21世纪的今天,文学也正在以一种令人惊异的速度发

展着,而“法国新小说”对于中国新一代小说家(不是新生代)而言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它们与巴尔扎克、乔伊斯、托尔斯泰、福克纳、海明威等名家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小说(艺术)的疆域是无限的,“法国新小说”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并不是世界文学的尽头,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出发,从新小说出发,去探索小说世界陌生的层面和疆域,去看一看小说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知的因素。仅从这一点上来说,所有指认“中国新小说”来源于法国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浅薄而荒谬的误解。所以在这篇文章之初我必须先说一句,中国新小说和法国新小说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除去“法国”之后,“新小说”一词中留给“中国”的艺术可能还剩下多少?在涉及到这个问题之前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中国小说的进展过程。

沿用一种现成的说法,中国小说的雏形从明清话本开始形成,《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成为第一阶段的标志性著作(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此时的中国小说并未完整地进入世界小说标准之列,起码在小说样式上依然缺少世界文学所赋予小说的某些基本特征。这一局面直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以来才得到改变。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白话文写作”运动使得中国小说的发展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这一时期涌现出的《阿Q正传》等一批新的小说样式开始了中国小说与当代世界文学潮流的第一次融合,并以此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但是中国小说的进程在“文革”十七年中被人为地停滞下来,并因此丧失了一次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而新时期以来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直至后来的“新市民小说”、“痞子小说”以及“新状态”至“70后”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迫使小说(或文学)针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而直接地反应(反抗,或者歌颂),这些作品自始至终都暗含着作家本人对日常生活的巨大的甚至是惟一的兴趣,他们对小说的要求似乎也仅到“生活”为止(此论点请参照赵刚《生活,中国文学的劫数》一文,《当代小说》

杂志 2002 第五期)，而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所必须遵循的诸如外部形式、内在结构、观察视觉、语言技巧等诸多因素却长期地被中国作家们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有意地避让过去，这使得中国小说一直处于小说艺术本身的关照之外，中国作家们始终在原地踏步中消耗着自己的激情与才能。面对这一非常的局面，也有过一些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和探索试图证明在传统小说样式之外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小说”，应该还有另外的小说的释放方式与方法，但是在强大的传统背景下，这些作家所做出的努力并未取得与他们愿望相一致的成绩，偶尔引起了一点反响也因种种局限致使他们的努力或被淹没或成无以为继之势；80 年代中期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领衔主演的“先锋小说”运动在喧嚣数年之后，最终也从先锋回归到传统之中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的评述中不难看出，直到今天，中国小说依然沿用着一个世纪或者上两三个世纪前的古老的写作原则，也就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那一类作家所擅长的以刻划人物叙述故事为最高写作原则的小说表现方法（见娜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不可否认在这一原则下的确出现过如《阿 Q 正传》式的优秀作品，这一类的作品在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解释以及对国民的性质的揭示上的确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世界的解释能力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变化，那种千篇一律的介入方式（从生活介入小说和从小说介入生活）以及文本本身近乎程式化的线性结构方式方法根本无法完整准确地反映和揭示当代纷繁复杂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和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现在的读者逐渐丧失了对于小说固有的心理期待。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仅仅凭着对旧有小说模式的信仰依照惯性的写作必然是虚弱的，事实上中国有 99% 的作家全都挤在这条并不宽敞的道路之上，这种境地必然会为作家们自身的生长制造出诸多的写作之外的干扰。当然这并不是我今天想谈的内容，我也不关心这一类的是是非非。

“中国新小说”也不会演变发展成为一个旗帜鲜明的文学流

派,从世界文学的发展来审视,所有的流派一旦形成往往会面临一种划地为牢自我封闭的局面,从而对自身的发展形成局限;其次对于那些具有自觉意识的小说作者而言,以一种流派或者观念将他们牢牢圈定并束缚在一起必然会削弱他们在文学上的创造力。这一点尤为重要。从借鉴的角度来审视“法国新小说”的发展过程,也多少能证明了我对此的判断。在我看来,直到今天法国新小说也没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派,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们的理论上,就理论来看他们其实是一种“反小说”。这一批作家的代表以罗伯·格里耶为首,他的小说技巧说穿了也就是将传统小说中一些常规技法减去,然后抓住一些在常规小说表现手法中不大重要的部分将它们无限放大。所谓的“客体性”或者“客体意识”便来自于这种理念。其实单就表现手法而言,这种意识和手法在大多数作家写作中都有运用,只是没有罗伯·格里耶那么铺张和偏执罢了。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在罗伯·格里耶及布托等之后涌现的新一代新小说作家中,以这种方式写作的反而少了,我印象中只有让·菲利浦·图森等不多几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众多新一代作家群中唯独是图森会受到罗伯·格里耶大加赞赏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在更为庞大的新一代法国新小说作家群中,起码在小说意识上新一代的作家比罗伯·格里耶他们更为宽容和博大,这一批作家并不“试验”文学,而沉入小说内部悄悄改变着小说的质地,这一点显然与罗伯·格里耶倡导的理念大相径庭。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法国新小说是从罗伯·格里耶之后才真正成熟,而在罗伯·格里耶之后,所谓的“法国新小说”就已经不成为一个流派了。

小说的发展历程有力地拓展作家对当代叙事文学的理解、想象与要求,小说以及小说所处的对代也对适时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限制,这要求中国新小说作家必须以一种更加艺术的方式呈现作家与写作以及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我们与世界展开的一次谈判,是这批作家除了承担不可避免的一次遭遇。“创造性地写作”作为一种口号突兀地喊出在任何时候都是苍白的,好在决定作家品质的是作品而不是口号。就已经存在的作品分析,这一批

作家正以各自的方式应变着他们为自己的写作所设置的难题,引用一位批评家对其中的一位作家的评述,“他们摒弃了小说创作中经典写作方法,或者说轻蔑经典支柱般的矫饰传统以及圆润发光的修辞效果,但也不因此从极端上追求粗糙的写作效应”。维特根斯坦也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必然超出其创造者预设的想象。“中国新小说”正在路上。

我的梦,我的甲壳虫

(代序)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与甲壳虫见面的情形。那是在一座叫做**我的梦**的镇子上。沿着一条从山涧倾泻而下的溪水边,零星地搭建了几十间房子,这就是镇子了。

那是大三的暑假,我刚刚失恋,就像《伊豆的舞女》中的“我”一样,一个人打了张车票到皖南去。到了某一县城后,又打了张到山间的车票,后来就来到了那个叫**我的梦**的镇上。

甲壳虫是个女孩,身材也不高,脸有点圆,但面孔模糊。令我感到惭愧的是:时光荏苒,现在我仍然无法忆起她的面孔来。当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卷着裤管正站在晶莹的溪水中。

“喂,你下来吧!”

她冲着我喊,我不知道她在喊我,就朝她看了看。

“喂,我就说你呢,你下来啊,和我一起抓鱼吧!”

我站在岸边,望着她,笑了。

“难道你认识我吗?”

“难道我叫你下来还要认识吗?”

难为情的作态一下子从我身上卸下,我顿觉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洋溢在心间,就像我一遇到烦心事就读一读庄子《逍遥游》的感觉一样。于是我脱了鞋袜,就走到溪水里去了。

“你知道吗?我已经在这个镇子呆了十年了。”

“这么说，你不是这儿的居民了？”

“我是为了等你才到这里的。”

“什么？为了等我？我不明白。”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说着，她俯身把脸靠近溪水，我看到有几珠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下，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瞬间令人夺目，随即溅在清澈的水面，并绽开着花朵……但眨眼间，它们就被溪水冲走了。

“你叫什么？”

“我叫甲壳虫，镇上的人都这样叫我。”

我似乎被感动，我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她。

“我知道，甲壳虫，你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等我了。我的爱情就在我们相逢的这一刻产生的。不，它产生于过去，显现在现在，期待在未来。”

“是的，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的爱情只有一天。等我第二天再来溪水边的时候，再也没有见到甲壳虫。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十天，我总在那个我们相逢的傍晚时分站在我们见面的地方等她，但她再也没有出现。

我还清晰地记得八年前的那个黄昏，我记得她的泪水像花一样绽开在水面上……我记得我对她的承诺：“我要为你写一本书，我知道未来的书将是我们惟一的纽带。”

今天，我在这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正为你写下这本书的最后几行字。甲壳虫，我不知道能否因这本书的面市而再次见到你。原谅我，我甚至不惜直接用你的名字来作为书名，我希望你能走进一间书店，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县城，或像**我的梦**一样的小镇，你闪烁的目光会落在这本叫《再见，甲壳虫》的书上来。

我等待这样的时刻的到来，就像你能等我十年一样，而我等你是没有期限的……我地址是：210000 南京 朝月楼 116号，电子邮箱是：yob76@tom.com。。

写书的人本应该没有什么期望的，但我有，我期望有一天能收到你的信，再回到**我的梦**，再见到我的甲壳虫……

目 录

身份证	1
镜子	91
飞鸢	101
羔羊的忿怒	123
时光	139
弹弓	149
氓	169
壑舟	185
青蛙和他的朋友们	255
虚无之光	265

附录:

1. 《壑舟》章节索引	284
2. 身份的碎片	285
3. 就《在西瓜糖里》而言	287

La carte d' identité	1
Le miroir	91
L' aigle au vol	101
La colère des agneaux	123
Le temps	139
Le lance-pierres	149
Mang	169
Le bateau du vide	185
La grenouille et ses amis	255
La lumière du vide	265

身份证

La carte d'identité

第一部：你

1

身份证，那个站在服务台的小姐对你说。那是在你一跨进那家旅社以后，甚至你还没有走到前台（就是服务台）。该旅社位于六朝古都南京城的西部，秦淮河的东岸。你带我去看一下房间，你打量着你面前的服务小姐说，不知卫生怎么样。

走，去看看吧。她拿起一串钥匙，“哗啦哗啦”的金属撞击声随即在空旷的大厅荡漾开了。她走在前面。她用一口标准的南京方言说，没得关系，绝对放心，洗澡的热水二十四小时供应，喝的开水随叫随到，被子床单一天换一次。你走在她的身后，踏上楼梯，向二楼走去。楼梯上铺着地毯，灰灰的，一定是年代久了，是破旧的标志；它还是黑黑的，看起来挺肮脏的。总之，无法断定这块地毯原来是橙黄还是草绿，也无法断定它是否比你的年龄还大。你们，你和服务员小姐，走在地毯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只有钥匙的撞击声。随着台阶的一级级升高，你不由自主地看到她的身材，当然是她的背影啦，继而你仔细地进行观察，她屁股扭动的姿态、她的发泽、她的脖子，因为是夏天，她还穿着裙子，因而你的眼睛又多了一项任务——扫描（像扫描仪和复印机的光束伴随着“吱”的一声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她的小腿。

这些成果是什么呢？一项一项地说。她屁股扭动的幅度不大，颇有款款之感，越是如此，你越觉得她白嫩的屁股在厚厚黑色丝织物内呼之欲出，这大概就是欲盖弥彰的道理吧。不光如此，你还能清晰地看到她内裤的轮廓，倒三角的两条边像篆刻的阳文凸现出来。她的头发很短，短到从后脑勺无法判断她是男是女，她剃的是平头，据说是当下极为流行的发型，并且是与世界潮流同步。她的脖子相当醒目，细长，白皙，无肉色，只能用这三个贫乏的描述性词汇，这里不存在类比，不存在联想，因为你不想多看，不想深入地观

察这块不毛之地。你有一种愿望,如果你手上有一支画笔,你会把她的背影用极其夸张和变形的手法呈现在白纸上,与毕加索和达利的作品将有一比。可是,你不是画家,你拿不起画笔。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妄念。

214 房间的门被缓缓地推开了。这是一个标准间,有两张床,一个卫生间。不,我不需要,你对她摆了摆手说,我只需一个单间。214 的房门又合上了。229 房间在七弯八拐的楼道的最西头,这非常好。就要这一间。你下意识地搓了搓手,其实那时不是冬天,一点也不冷。

到大厅办一下手续吧!服务小姐对你说。随后,你们就下楼办理了住宿手续。你把你的身份证给她看了,她一丝不苟地把身份证号抄在了住宿单上。住几天?她抬起头问你。不清楚,暂时先住着再说吧!你含糊其辞,犹犹豫豫地这样说。

2

时间太慢了。第一个晚上,没有什么要干的。等待睡觉。

打开电视,爆炸、吸毒、战争、反恐、谎言、游戏、综艺、黄段子、东北室内剧、凶杀案、第三者插足、第四类情感,还有没完没了的广告,跟以前的电视节目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你作出了第一个决定,在住进这家旅社后,你决定把电视天线切断,再也不要看电视。你从你的旅行箱里拿出“吉列牌”剃须刀,把刀片取出来。毫不犹豫地割断了有线电视天线,割断了外部事物对你频频发动的可能的袭击,当然主要是空间上,这样一来,私人的生活空间将变得空前的巨大。你想象着,你戴着白色的医用手套,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果断地剪断你与这个肮脏世界相互联结的脐带,顿时鲜血淋漓。在此之前,你还没有机会获得你应得的空间。你的空间被很多事物挤满,很多事物,人,物,事件,不可胜数,像巨大的阴茎充盈了狭窄的阴道。包括电视,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天线乃万恶之源。

“吉列牌”刀片已经锈迹斑斑了。你早就不用它了,你现在用

的是“飞利浦”电动剃须刀，需要四节五号电池。可你还带着它，是下意识的？也许吧！谁知道呢？是微不足道的习惯，是习惯带来的温情……从前，就是指你没有得到“飞利浦”之前，你外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吉列”剃须刀装好。

被切断的天线一下子瘫痪在地。“熊猫”彩色电视机的屏幕一下子布满了雪花，这是彩色的雪花，绿蓝黑白各色的雪花块交织在一起，闪耀着。让人觉得烦躁。

“啪”的一声，电视被关掉了。你的手中正捏着那张已经生了锈的“吉列”刀片。并不是明晃晃的剪刀。扔掉它吧，它还能有什么用途么？它的价值已经被你活活地榨干了。甚至连温情都不存在。它是冷的，旧的。你对它的关系也冷却了，你甚至不想再见到它。这次被塞到旅行包中纯属偶然，是习惯的神差鬼使，是巴甫洛夫的狗脑袋。你踱步，来到窗口，左手推开了窗。你举起捏着刀片的右手。在半空中，这个动作凝滞了，像是那些可恨的导演定格一个无聊的画面。你觉得这不可思议。因为你并不留念它。也许是它对你太有感情了，它跟随你十几年了。算一算，是你上大二时买的，两年后毕业，三年研究生，工作八年，无业一年，十四年了。它跟随你十四年了，比你所有的妻子加情人呆在你身边的时间都要长。在过去十四年的峥嵘岁月里，它每天都会抚摸和亲吻你的下巴、你的两腮、你的上髭，有时是你的双腋和小腿，因为你曾用它来剃你的腋毛和小腿汗毛。你这时要扔掉就是这样与你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东西，但它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小不点，你人生道路上偶遇到的一粒尘埃。是的，你决定了，没有什么好留念的。你把右手举得更高，伸出窗外，轻轻地松开紧捏的手指，它就走了。

不，不仅是“吉列”刀片，还有这个“吉列”剃须刀。你用力把跟随你十四年之久的剃须刀扔出窗外，“啪”的一声，它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没入了黑暗的秦淮河之中。也许它会随水波流入长江，永久地成为长江里众多游荡灵魂中的一个。也许它还会遇到在长江里游荡了千年之久的屈原的灵魂。一路走好，你对它说，你的归宿是绵绵的长江，浩瀚的大海。

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天早已大亮,太阳已升得老高。这样的早晨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吗?以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你那时就学会了早起,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了,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起床后锻炼身体,活动活动筋骨跑跑步,更主要的是读书。先是背诵语文的课文,你能背下当时课本上所有的课文,你现在还能记得那些熟悉的课文的名字,《爬山虎的脚》、《故乡的杨梅》、《游击队之歌》、《神笔马良》、《凡卡》、《小抄写员》、《踢鬼的故事》、《最后一课》……多么动听悦耳的名字啊,就像山涧的甘泉滋润了一个因急速赶路而干涸疲惫的人。你甚至想再找来你当时读的小学语文课本,一个字一个字一幅插图一幅插图从头到尾慢慢地阅读品味,仿佛一个老酒鬼碰到五粮液或茅台,他不敢大口地喝,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回味、品评。你还真为此作出过努力。去年的一天,你打电话给你小学的同学(他现在是你小学母校的校长了,初中毕业后念的是中师),问他能不能收集到你们当时上学的语文课本。他说,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课本全变了,是大16开,全彩色印刷,而且课文几乎没有与原来相同的了,当时是什么呀,是单色,小32开本,净是淳朴得几乎幼稚的文章,现在的孩子哪能看那个呀!再者,我也帮你到学校的旧仓库和图书馆找了,一本也没发现,我估计它们在二十年前就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了,像恐龙,你只能靠想象了。上初中了,你学了英语,因而早晨起床后,你会夹着一本英语书,遛到雾气氤氲的小河边,那儿是一个水泥制品厂,非常开阔,你会躲在巨大的水泥桶中读书,你蜷缩在里面,一不小心还会睡着。想这些过去的事干什么呢!太遥远了。上大学后,你还是起得很早,五点四十左右。不过,那时早晨在操场上草丛上树林间的读书都是心不在焉的,你是冲着有一个浪漫的艳遇而去,但令你懊恼的是,四年来,你没有一次艳遇,你是遇到了许多漂亮的让你心动的女孩,但你们之间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那里,清晨的空气实在是太纯洁了,你现在

都觉得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你,不但是艳遇,你还会在那些美妙的早晨频频得手。研究生的三年倒是睡了一点早觉,但你还是不时地早起,那些早起的时日,你干了什么?有一段时间,你迷上了古文字,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用毛笔抄甲骨文、金文,在依稀中你似乎回到了三千年前的时代,你想你是一名古老王国国王(是武丁,或者是太甲)的随从,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你们决定要去征伐一个边鄙民族政权,于是王就命你在那时占卜。你总是在蒙昧的天色中开始起卦占卜,然后静静地坐在宿舍里,你总是在喧嚣的天亮后忘记你占卜的所有内容,因为你又要奔向新的一天。毕业后的情况又如何呢?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生活,一种纯粹生活在别处的生活。起得早是因为要去抢新闻,为了不失业,必须每天都要有新闻,每星期都要有独家新闻,作为一个沉默的人,一个不喜欢交往和说话的人,这种生活无疑快要了你的命。寒冷的冬天,清冽的空气充斥了早晨的街道,你看到扫马路的清洁工,他们的头发、眉毛和胡须上是一层洁白的霜,而人们则还在沉睡。你拍过各种姿态的清洁工在清晨劳作的镜头,你曾加上不同的标题把这组照片递给总编,但所有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枪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厌倦了那些早晨,此时,你厌倦了回顾那些早晨。幸福的早晨,痛苦的早晨,自顾自怜的早晨,更多的是无谓的早晨。而像今天这样有阳光的早晨则是少见的,不,某种意义上是首次遭遇的。从前也许有,但你从未正视过,甚至你根本就不在乎。但是,现在,你躺在秦淮河边的这家小旅社里,你半睁着双眼,没有困意,也没有兴奋,看着白色的天花板。你此刻感受到你的生命了,而此前则没有,你的生命就是躺·在·床·上·看·白·色·天·花·板。

4

你好。

你好。

你对一位卖望远镜的老板说,他也这样对你说。这是俄罗斯军用望远镜,五十倍,一公里外的蚂蚁看起来像只龙虾。老板热情地